

田濟著

黃河北岸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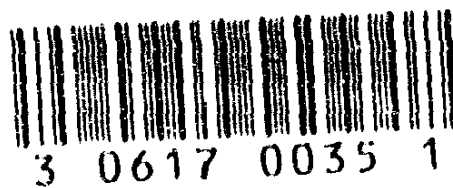
857.83
478.60-1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戰地報告叢刊之二

黃河北岸

田海著



附註：第〇二八號
乙項：第〇二〇號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A073176

黃河北岸

目錄

一	流亡進孫殿英的游擊隊裏·····	一
二	第一次轟炸·····	一五
三	一夜週旋·····	二一
四	艱苦的行軍·····	三一
五	宿營·····	三九
六	病號車上·····	五二
七	赴涉縣途中·····	六三

黃河北岸

吉聯軍史料徵集會

一 流亡進孫殿英的游擊隊裏

搭了一整下午的火車，才到達我們所要到的目的地——平漢路的一個不出名的小站——東長壽；這時候，已經是黑夜了。

下了車，在黑影模糊的站台癡癡的望着我們所坐的那列客車慢慢的開走了。車站上亂雜的行人和賣東西的小販子也漸漸散開，剩留在站台上的這五六个流亡了家鄉的青年，才慢慢從一堆木柴角落的黑暗裏蠕動出來，各人搬着各人那唯一的財產——一捆破爛骯髒的行李，想尋覓一家小客店把這黑夜打發過去。

鐵軌上停滯着許多車輛，篷頂上滿遮着樹枝，我們知道這是防避敵人的飛機轟炸的，在黑夜裏只望見牠們那偉大的黑影。來往的列車都不燃一點燈火了，每一列車開來時，總是停不了兩分鐘便又匆匆的往前開去，彷彿都是些受了國家重大使命的織布梭子，在這鐵軌上穿來穿去。戰爭一開始，才懂得文明發達的國家裏交通是佔了如何重要的位置啊！

在黑影中行走，都互相窺視着每個人的背影，要不然就恐怕失了聯絡。摸索着找到了一家小店住了一夜：大家互相擠成一排，把被褥都解開，蒙在大家的身體上，地下是鋪的草，就是這樣大家也像睡在沙發床上一樣舒服，因為我們已經有三四天沒有好好的睡覺了。

一直睡到太陽把紙窗子照得通亮，才有一個醒過來的同伴把大家喚醒了。吃了早飯，把行李捆好，雇了一輛大車載我們的行李，引我們到行唐縣城。

那時候，××游擊司令部便駐紮在行唐縣城裏，縣嚴英司令也住在城裏，我們來到孫先生的部隊裏，目的是想作游擊的。

太陽快近中午時分，才走到這一個小小寨城裏。這正是八月的季節，天氣還有點熱哩。田野裏遍地都是開放着的白花蕎麥，蕎麥裏隱藏着許多紡織娘，天氣熱了牠們也忙碌着紡織，遍野都有牠們的聲音傳來。

剛落過雨，路上許多泥濘和雨水，路旁有一片片的樹林和荒墟，空中有敵軍的重轟炸機成羣結隊的飛過去，可是在田野裏工作的農民們絲毫不畏懼的站在最高地方，還用手掌遮了眼睛抬着頭望，拉行李的馬車在泥濘的路上走不快，兩邊的車輪都給泥水塗滿了泥，那車伕用汗巾包着頭，兩隻眼睛望着他的老馬，一鞭子抽下去，老馬就揚揚頭，馬頭上的小銅鈴便鏗鏘的響。車伕問到我們是不是到城裏司令部裏去。

「是的。」我們不約而同的回答。

「你們的司令也坐過我的馬車到東長壽去。」

馬伕彷彿挺榮幸的說。

接着他就講到司令是個如何和藹的好人，看他的神情彷彿很願意叫司令多坐幾次他的馬車，就是不要車錢也情願。

行唐縣城是一個土寨，這裏彷彿還沒有什麼受到戰爭的影響，一切物品的價目都和平日裏一樣低廉。進城便可看到鄉村的集市，許多從鄉村進城來趕集的鄉下人都蹲在地上賣買東西，嘈嘈嚷嚷的議論着價目，賣牛的賣驢馬的在一片空場裏，啊！這一切都是鄉村的貿易啊！……

馬車把我們的行李拖進一家煤油公司的大商行裏，（在縣城是說來，這家商行可算是資本最大的了。）我們想找一位朋友，結果在大門口却遇到了一位

同志，這位同志戴了白金框的眼鏡，眼睛瞪得十分兇惡，看樣子是個三十左右的學生。他詢問過我們幾句話，便把我們領了進去，找到了我們要找的人，見了××游擊司令部宣傳隊的隊長，這天中午就正式加入××游擊司令部宣傳隊了。

在這裏做宣傳的同志們，都是些流亡的學生，大家的生活完全和士兵一樣，在地下鋪了乾草，蓋了軍毯，睡覺時大家擠在一起，像一排被編織住的積稽似的，連翻身的餘隙都沒有；在一間污穢多蒼蠅的廚房裏安置着一個大鐵鍋，熬蘿蔔片吃大餅，因為人太多，廚房又少，大餅烙不過來，所以多半是不熟的。可是這一羣淪亡了家鄉的學生們，現在能夠得到餅子吃也已經感覺到十分滿足了。

每天，廚房裏都是熱汽蒸騰的，雖然到了秋天，蒼蠅羣却仍是不斷的光臨。院子裏橫橫豎豎拉了幾條荆繩，同志們都是親自洗衣服，搭在這荆繩上晒乾。還有刷洗的鞋子襪子，在有陽光的牆根下擺成行列晒着。

隊長是個鼻子粗人的典型人，戴了一副黑框眼鏡，額部和兩頰都挺寬，他說他和司令下面的什麼長是最熟的朋友，他同司令也認識好久了，這樣他的隊長的職位不是挺穩固的嗎？的確是有些同學們是被他的許多話所遮沒住了，大家都當面稱呼他爲：

「隊長！隊長！」

因爲他是隊長，望見他的典型的粗鼻子就有點使人畏懼，因此他就有了實行獨裁的機會，他發出的號令，大家都很規矩的聽從。

這裏面的組織分生活組訓和宣傳三部，每一部門裏又分出幾個小支節。隊長從衣袋裏掏出銅哨子來塞在嘴裏一吹，吩咐宣傳部中的同學們下鄉去宣傳，又吩咐組訓部裏的同學們下鄉作組織訓練工作，餘下來的生活部在家裏專管理大家生活各方面的事務。生活部長是個極高大的人，忠誠，肯負責任，這是他的

天件。

每天生活上一切零碎繁雜的事務都要擺放在生活部長的肩上，幾乎連開飯時候分菜，吃完飯刷筷碗等，也要他幫助廚師的。

下鄉作宣傳工作的同志們，一天到晚跑到十幾里或五、六里的鄉村裏去和百姓們談話，跑回來時疲勞得喘着氣，滿頭是汗，衣服和鞋子上都遮了塵土，如果抓得了一點關係，便馬上派組訓部去作組織訓練的工作。鄉下的土壁和城鎮的磚牆上到處都貼了我們的紅綠紙標語，我們的歌聲傳遍了每個人的耳朵，小孩子也都學會唱救亡歌曲了。

可是留在家中的典型鼻子隊長呢？却私自走進司令部裏去報告他的工作成績去了。等他回來時，大家也都從鄉間歸來了，見他板着鐵青的面孔，襯着兩隻粗牛腿慢慢的走進辦公室裏去，大家誰都不理他，却對了他的背影一齊作鳥龜。

因為我們這宣傳部離開司令部有相當距離，所以很不易見到蘇聯英司令。黃昏，事情完了的時候，我們得到一點閒空，我們幾個伴侶便爬上寨牆去散步，遙望落日一片晚景下的村落，林梢上那羣飛鳥盤旋。太陽剛落下去，月亮就從東山飛躍上天空了。

「快到中秋節了啊！」

一個同伴望着空中的月亮說。

「今兒十幾呀？」

另一個問。

「十三吧！」

我答。

大家都把指頭伸出來計算離中秋節到底還有幾天：十三，十四，十五……

「中秋節不是就到了嗎？」

「哦，是的……」

「我們應該怎樣渡過今年的中秋節呢？」

這是一位很思念家鄉的同伴的發問。

誰知道今年的中秋節怎麼渡過呢？誰的心裏都浮着一個這樣的問題。

一直等到秦城裏的房屋都給月光浴洗得如遮了一層霜，這時候我們才沉默着慢慢走回來。回來時，每人分給了五角錢作為過節的費用，這樣一來這一羣孩子們可快樂了，雖然這五角錢是個很小的數目，但在這些艱苦的孩子們看來却可以痛快的吃一頓酒肉和月餅。

第一次見到孫殿英司令也就是在中秋節，大家把桌椅板凳從房裏搬出來，在月亮底下的廣場上圍成一個圈子，這一次中秋節過得也怪很有趣的，把

月餅，梨，瓜子，花生，和糖菓等，都擺放在桌子上，大家都坐下等待孫司令來，只聽見一聲：

「立正！」

在朦朧的月色下露出來一個老兵樣子的軍人，留了短黑的鬍鬚，和藹的笑著坐下了。

大家也都坐下，視線都偷偷的集中在司令的臉上去。

司令的臉總是露着微笑，沒有次序的談了幾句話，大家便開始吃起瓜子糖菓來。

記得他最初幾句的談話是這樣的：「我是一個老粗兒，不認識字，……」等自謙的話。

孫殿英先生的服裝和二等兵沒有什麼區別，腰裏緊抽着一條皮帶，把肚子

抽成一個亞葫蘆，眼睛却是亮炯炯發着光彩。有時候他出去散步或到什麼地方去，並不帶一個衛兵。

中秋節過去了，靜謐的田野裏，棉花放開白花花的。棉花田裏有採花的婦女和孩子，在行唐縣寨城週圍許多農民們幫助軍隊挖戰壕。一條小沙河，河中水分澄澈，下鄉的宣傳隊和組訓隊從鄉下工作回來，就把衣服脫得精光跳進河中洗澡。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

流浪……

整日家在關內，

流浪……

那年那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那年那月，

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麼時候，

才能歡聚在一堂。

我們的歌聲流蕩在沉靜的原野，小沙河岸上茂盛的叢林中也傳過這樣的歌聲。水寂寞的流去，冲着細沙。太陽漸漸偏到黑雲裏去，大地上刮過一陣沙風，植物們的枝葉就舞蹈起來。土寨城漸漸隱沒進了深灰色的暮色中，彷彿是一個疲勞了的大動物伏臥着將睡了。

破老的門樓下站着一位持槍的崗兵，我們往寨城中走去時，他在老遠裏就高聲喊：

「口令！」

夜裏，月色還明亮，這一羣宣傳隊員們便在月色下圍坐着開會。你一句我一句，把典型鼻子隊長弄惱了，隊長彷彿一個生了氣的大象，大發雷霆，可是他越發急，話越說不出來，大家的話也越多。最後他把木板凳一拍：

「誰，誰願意當隊長？……媽的，我這隊長真不想幹了……」

「換隊長，換隊長……」

大家都一齊這麼喊叫。

隊長換了。

大家都很满意，典型鼻子十分懷喪的離開了××游擊司令部宣傳隊，據說他到××游擊司令部裏令尋找他的「朋友」去了。換的這個新隊長，是大家素日很敬慕的人物，素日他對大家就十分誠懇，希望這位新隊長是大家的領導者。

二 第一次轟炸

行唐縣城有二三百戶人家，房子都很古老，現在楓葉紅了，寨城外面那條小

沙河越顯得澄清。

這天，天氣晴得很好，我們坐在柳蔭下的乾草把上正在乘涼，你一語我一語，大家正在談着天南地北的話，忽聽得天空中發出嗚嗚的叫聲。

「是飛機嗎？」

一位同志問。

大家都翹起耳朵來探聽，只聽得那嗚嗚叫的聲音越大了。

「是的，還沒有見過飛機轟炸哩！也許牠不敢在這裏投彈，因為這裏總是鄉間呀！」

另外一位同志講。

澄藍的天空中發見幾個發亮的東西，聲音震動着我們頭上的空氣，漸漸向我們頭頂飛來。

「四架，四架……」

一位同志說。

「快蹲在樹下邊吧！」

有一位同志見牠們在空中盤旋起來，就火速跑下沙河岸隱伏在灌木叢中。我們有的把身體順在草溝中，有的用乾草把把身子遮住。

「媽的，你當真要在這裏轟炸嗎？」

臥伏在草溝中的同志眼睛直瞪着天空中的飛機。天空中這幾架飛機也當真在這裏盤旋着尋找起目標來。那一隻大的將翅膀一歪，作了個側面的飛行，一個白亮的炸彈丟下去，寨城裏衝上一陣黑煙和灰土，和雜着些碎磚樹枝飛上去。

轟轟……

轟轟……

現在滿寨城都是塵土和黑煙了。爆炸的聲音震動得地下和樹木都在發抖。

「壞了。」爬上草溝裏那位同志說：「我們同志們一定有被炸死的。」

附近小茅棚中一個婦人，抱了一個孩子，一直向我們這裏蹣跚來。

「站住！爬在地下別動。」

可是這不懂事的婦人，却一直的跑，跑到我們這裏來，臉色都變青了，她的一隻黃狗却也跟在她的背後跑，一面跑一面彷彿發熱開似的狂吠。

老婦人爬在樹下，我們非常憎恨她給飛機作了目標。

但是，寨城門裏却有成羣結隊的農夫們，像流水一樣往外逃，有的抱了包袱，有的牽了馬牛渡過小河去往樹林裏隱藏。

四架飛機仍在我們頭上盤旋，我們旁邊的婦人懷裏的孩子也哭起來，那一條狗却舉起鼻子向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嗅。

飛機丟完了炸彈，像滿足的四隻大鷹似的揚張着翅膀高高的飛去了。爬在草溝裏的同志抽一口氣從草溝中爬起來，滿身滾得都是泥土。

「飛走了嗎？」

他向遠空探望，彷彿很担心那飛機再掉轉回來。

隱蔽在樹林中的農民們現在都吱吱喳喳的議論起飛機來了。

我們慢慢往城裏走，看看被轟炸得如何，我們都祈禱着我們的一些同志們不受到什麼災難。

塞城裏還有陸陸續續往外逃的娘們，一道塞城門，便嗅到一股硫磺氣味，碎磚破礫飛濺了滿地，有的瓦房頂被炸開一個洞，鋪板被炸彈的碎片穿開許多孔。謝天謝地，諸位同志們都十分安全。

司令部××處長腿部中了破片。

家房子被炸倒，一位老闆和一個小夥計被埋壓在下面，老闆被救出來還活着，那位小夥計却已中了彈片亡命了。

老闆滿身都是塵土，望着他的被炸倒的房子和斃命了的小夥計，就抱頭慟哭起來。這一次的轟炸給了他覺悟和決心，他看見了我們宣傳隊，就哭訴說起日本鬼子的罪惡來：

「先生們，我們這百姓們可怎樣和日本造下了仇恨，你看他們把我們的房子炸坍了，一個才十幾歲的小夥計也被炸死，他媽的好在我這老骨頭還沒有被炸死，我一定要給他們幹，殺死他一個夠本，他媽的……」

他越說越氣憤，漸漸的，他的眼淚乾了，眼圈兒變成了紅的。

三 一夜週旋

當天夜裏，我們便遷移到寨城西北二里許馬凹村裏去了。

在馬凹村，我們住在一個初級小學裏，爲了避免飛機偵察目標，我們大家都關在房裏，院子裏也不晒一點什麼東西。

有一位新從火線上歸來的同志，他的手中了流彈，用一根藥布拴在脖頸上。夜裏，在鄉村中是如何寂靜啊！除了有一兩聲犬吠，什麼都沉入寂寞中了。我們幾個同志坐在院裏，新從火線上歸來的同志報告給我們那一夜他們同敵人週旋的故事：

「那一夜也是個黑夜，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黑沉沉的烏雲堆滿了天空，黑暗籠罩着田野，望不清楚那是山坡，那是土丘，只模糊的辨認出兩旁突一塊缺一塊的陰影。這彷彿是一條荒涼的路溝，我們的隊伍走在這裏面，因爲早就受

到過官長的警告

——不準說話，腳步放輕些。

腳步任憑放得怎樣輕，也總是有摩擦的聲音，肩上和胸前掛了沉重的槍枝和彈帶，身體早就有點疲倦了，怎麼還能夠顧得腳下呢？鞋子磨得下面的草葉發出唧唧的響聲。草上生了露水，我們的鞋子也都感到了潮溼。隊伍像一條蛇一樣在這條狹窄的路溝中盤桓。溝中似乎也是走大車的路，不小心一隻腳就會滑進車轍中，鬧一個半跌的樣子。遇到這種情況時，長官也只有表露出他的慈憐，像一個平常的弟兄一樣，輕輕走過去把摔倒的弟兄扶起來。這時候，每一個弟兄都可以想像出他平日訓話時候那幅和藹微笑的面孔，的確他是一個很好的長官，但這次的戰爭是槍口對外的戰爭，可不是玩戲。所以他比平日嚴肅了許多，面孔也總是緊板着，也許他有點發愁吧！他是個強健的河北省人，溫柔的家鄉已經淪亡

了。從得到他的家鄉淪亡的消息以後，他就一直沒有笑過。

——報告連長，前面有狗咬的聲音。

連裏一個哨兵匆匆的跑過來，迎着他的前面吵一聲，就是一個立正。

連長站住了，整個的隊伍也都站住了，大家都往槍膛裏壓子彈，靜聽着遠處一個村莊裏的狗叫，彷彿是有多少隻狗在追趕着一個偷了主人東西的強盜狂吠。連長的影子像一根木樁似的站立在土坡上不動，報告連長的兵士也就站在他面前不動。黑夜越來越黑了，狗咬的聲音也更厲害起來，漸漸的聽得見那裏也混雜着人說話的聲音。

忽然，又跑來一個弟兄報告：

——報告連長，前面是一條河！

前面是一條河？奇怪！這是什麼河？司令部裏的命令是令我們進發到××河

南岸一個小村落裏去追趕大隊的，這難道就是××河了？

可是誰都不敢相信，誰也不動一下，對了狗叫的那個村落裏，漸漸的聽見那個村落裏閃了一下火光，那火光彷彿又隱進了黑影裏，黑沉沉又什麼都望不見了。

嗚嗚，嗚嗚……

班長劉挺走過來他的粗黑健壯的影子在我們面前晃着。

——前面也許就是咱們的大隊。

劉挺班長說，臉朝着那裏望，彷彿很想望見大隊的影子。可是什麼也望不見，只是一片茫茫的黑原。

有忍耐不過疲乏的弟兄就偷偷蹲了下去，一蹲下可就睡着了。睜眼，現在在每一個弟兄看來是如何甜蜜啊，只要官長允許倒下去，就是泥濘地方也能夠立

刻睡得挺熟。

班長劉挺把那蹲下去的死豬們一個一個搖醒，親近他們的耳朵說：

——當着點心不要落了伍……

於是他就又揹着他那沉重的槍枝和彈帶，一搖一晃的倚攙着身子走上路坡去。

這個劉挺班長，也是個粗壯的北方漢子，他曾在前線帶着兩個弟兄放步哨，放到敵人跟前，他發現敵人的步哨打盹睡，他就溜手溜腳的偷偷摸到敵人步哨跟前，一大刀把敵人的步哨的頭劈了半塊下來。

敵人發覺了，開了機關槍，一個弟兄被機關槍打死，他只帶回另一個弟兄來。他放機關槍也十分準確，有一次他發現槍聲從樹枝上發出，他曉得敵人隱藏在樹上，於是他便架起機關槍來，向着樹腦瓜，吐吐了一排子彈，躲藏在樹上的

敵兵們都像中了槍彈的烏鴉一般，嘎嘎嘎墮落下來，那一次獲得了他們七八隻手槍。

夜，還十分黑暗，馬兒在村莊裏嗚嗚的鳴叫，我們的隊伍又沿着這條溝路開始蠕動了。繞過了那個村莊附近，那裏關關的聲音聽得更清楚些，人們咕咕咕咕，我們聽不清楚他們在講些什麼。

忽然一個命令傳下來：

——臥倒！

我們像一羣蛙子一樣摸索着草坡爬在地下，把槍筒担在土坡上，接着就聽見連長在叫：

——前方發現敵人……××米突，放……

一排連珠似的槍聲相繼爆發，前面黑暗的村莊裏一陣驚慌的人聲，馬叫，犬

吠，彷彿是天鑿開下來一般。

忽然，我們的右翼一陣機關槍掃射了過來，槍彈嗚嗚的磨擦過空氣，吼叫着從我們的頭上飛過去。我們順了這條土溝退回來。

有兩個弟兄在黑影中彷彿是倒下去了。我們都分散開，每班跟着每班的班長，尋找一個安全的地方隱避，這時候，我們的疲乏都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天上，雲氣慢慢散開，露出了那許多蛙子眼睛一樣的星星，擠弄着小眼睛窺視我們。

我們這四個弟兄爬臥的地方彷彿是有水，我們胸前和膝部的衣服都溼透了，漸漸的，我們感覺到了夜的寒冷，地下很潮濕，還吸吮着我們身上的溫度。

遠遠從星光之下可以望見村落的黑影了，這村落是否是剛才發現敵人的那個村落，那就知道了。

片黑。

黑一樣黑的一條土崗，把天空劃開一條曲線，土丘和樹木在星光下都是一

一個弟兄總是用手摸着他的鞋子。

——你的鞋怎麼啦？

另一個弟兄問把他自己的帽子往前面拉了拉，遮住一點濕氣。

——挺濕。

摸着鞋的弟兄回答。

——是踏在水裏了吧。

摸鞋的那個弟兄搖搖頭，說：

——疼啊！……

——打傷了嗎？好兄弟，包上這塊手巾。

他從腰裏掏出一塊潔白的手巾來，那個弟兄接過去，就慢慢把脚包上。劉班長在黑暗裏挺直了身子，伸出手槍去描準前面的目標，大聲喊叫：

——口令！

——哎，我是老百姓啊，老總，放我過去吧！……

一個四十多歲的老農夫，被這一聲「口令」嚇得團臥在路旁，直挺挺的把兩條胳膊伸出來，頭上包着一塊布。

我們問他前面是什麼軍隊。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那一軍，他們說話我都聽不懂，他們叫我看看前面有沒有軍隊。

——你知道××村怎麼走？領我們去！

這老農夫給我們引路，我們像獲得了救星似的，走出了這條土溝，便是一條

河農夫說這就是××河。南岸沙灘上便是××村。這時候我們才明白盤繞着敵人佔據的村莊週旋了一整夜。」

受傷的同志講到這裏，就喘過一口氣，這時候，月亮升起來了，靜悄悄的夜裏，刮來的風十分涼爽，房屋和粉壁在那寂寞的樹影裏睡着。樹葉低着頭，彷彿也聽得出神了。

房裏睡在草上的同志們都睡得打鼾了，我們望着月亮，沉默着。

「那位老農夫不是個漢奸嗎？」

一位同志問。

「哦，是的。」手受傷的同志答：「可是他一直把我們送到××村時，無論如何他也不想回去了。」

「爲什麼呀？」

「他說他們村莊裏人口死絕了，日本鬼子每天向他討五十隻雞，三十隻鴨，二十個姑娘，弄不上來鞭子就往脖子裏抽。他還是個村長哪，現在就留在××中隊當車伕。」

月亮升得很高了，一切都給她浴洗得像蓋了一層霜。大地上的動物們都在朦朧的睡鄉中，夜已經很深，我們才和這可愛的月亮告別，進房裏去睡了。

四 艱苦的行軍

這天傍晚，聽說又新來了幾位同志參加我們的宣傳隊，這幾位同志有的是我相識的，所以我十分興奮的從馬凹村走回城寨裏去，見到那幾位同志原來就是同船流亡出來的北平青年學生。他們剛剛徒步了七十多里路，所以感到了疲

乏，都坐在他們自己的行李上休息。

因為我們的遷移，把煤油商行裏的乾草弄得十分雜亂，還有一些破紙屑爛皮鞋破襪子等我幫忙他們把地下的乾草整理好，使他們有睡倒的地方。

這時候，天已經黑了，忽然接到一個到馬凹村集合的命令，這一批疲乏的新同志也便不得不重新搬起了他們的行李，往馬凹村裏來了。

到了馬凹村，各位同志們都把行李捆好了，三五成羣在黑黝黝的院子裏等待命令到來就出發。

「往那裏開拔？」

我問一位同志。

那位同志搖搖頭：「我也不知道，接到命令說叫趕快把行李打好，誰也不知道往什麼地方開拔。」

每一個人幾乎都預備好一根行遠路的棍子，在黑暗中用刀子刮呀刮的刮得十分明亮。還有一部分行李多的同志，用繩子捆了三四捆，另外尚有兩三個箱子，他們十分焦灼，彷彿他們的行李一定非丟掉不可了。

夜色漸漸加濃了，樹叢和房屋都是一片黑影。外面一陣銅號，政訓處長跑進來，大聲喊着：

「把你們的行李搬上車去，整隊出發！」

土坡上，停立着兩輛牛車，大家七手八腳把自己所有的行李都搬上了車，每人只剩留下一件輕便的小箱子或一個小包袱。手電時常在這裏那裏晃來晃去，一排兒人站整齊了就開始往外走……

「各人認清楚各人的隣人！」

隊長這樣叫着。

一條很長的隊伍像蛇似的在黑暗裏蠕動着，兩旁的植物都給黑暗掩蓋着。天空中陰沉沉的堆滿烏雲，不見一顆星。最前面也有我們的隊伍兩盞燈在顫動着引路。

在一條荒草路上，我們的隊伍慢慢的進行，拿棍子的同志就把他們的小箱子或小包袱挑在肩頭上，拿手電筒的就照着腳下的路有沒有泥水或石塊，高坡；如果遇有高坡或石塊給拿電筒者發現時，他總是叫一句：

「上坡，石頭……」

下面的同志也就這樣順序的傳下去，一直把這整條的隊伍傳遍了。

經過小河時，大家摸索着把鞋襪脫掉，褲管挽得挺高，渡過河去，每一小隊又招呼着每一小隊走。

「嗚喉，噢……」

車夫抽着牛，在隊伍後面緊跟隨着走。給養車，行李車，在後面擺了一大溜。

大隊行走得一時比較一時加了速率，後面的牛車們就被丟遠了。

一個年輕的號兵，一面走一面告訴大家說：

「同志們，東西最好不要望心了，今夜我們能夠把性命逃過漳沱河就是萬幸了。」

我們都十分奇怪：「我們的性命為什麼這樣危險？」

年輕號兵把實話告訴我們了。

「保定已經在昨天給敵人佔去，現在敵人距離我們這裏也不過百把里地了。」

大家都像作了一個惡夢，現在我們才知道我們是退却了。大家不由得都增加了速度，這裏是一條平坦的公路，是剛剛修築起來的公路，順着這條公路一直

往前走；夜越顯得黑暗，村落是一片黑影，這公路始終是不經過一個村落的，總是貼了村邊或繞了一個灣子過去。

新來的那幾位同志可辛苦了，可是也只有掙扎着往前邁動；有幾位女同志實在走不動了，就坐在拉行李的大車上去。

公路上越走越潮濕起來，天黑得像潑了墨汁一樣，烏雲更濃了。漸漸的，有幾點疏落的細雨點飄起來，在黑影裏這一條隊伍因速率的不同而漸漸走散了。

雨，漸漸大起來，把公路濯得滿是泥水，走起來也比較困難了，走一步滑一步，大家都感到飢餓了，有的預先藏儲起幾塊餅的同志，現在開始從小箱子中取出來咽着。

漸漸的疲乏和困倦都來了，一面走路，一面就睡起來，一直等到滑進公路旁的小溝中去，才被跌醒過來，這樣睡的人數很多，這時候需要睡眠比需要任何東

兩都重要，實在忍耐不住時，就坐在泥濘地下把腦袋用兩隻胳膊架起暫時睡一下，可是立刻就又給後面追趕上來的同志們喚醒了，又邁着沉重的步子踏着霧路往前走……

「到什麼地方我們才能夠休息啊？」

一位同志問隊長。

「到××村。」

隊長回答。

「還有多少遠？」

「不遠了，四十里。」

有了這四十里一個確定的距離，大家就又放出了力量，振起精神來往前走。每到一個鄉村，我們總是要喚叫一個老百姓給我們引路，因為公路在這裏

分枝漸多起來。老百姓給我們引路時，我們總是要問他：

「往××地方還有多少里路？」

「四十五里！」

我們走了很長時間，反倒增加了五里，十分使我們生氣。

「剛才經過那一個村莊時說還有四十里，現在怎麼越走越遠了？」
我們問農夫。

老農夫提着一盞豆油燈，滿臉縐紋，眼睛上還帶着睡意，打着哈欠。

「先生，我們這裏的里數是大概一說，相差幾里沒有什麼關係。」

這裏越顯得荒涼了，沒有一棵樹，路上都是沙土，走起來十分吃力。有些同志把手裏僅有的一件小箱子也拋掉了。

雨漸漸停住了，可是烏雲還是不散開。

這裏，我們發現了白蘿蔔我們便搬下一個來用手拭去泥，往嘴裏塞去，這樣還可以減少我們一些瞌睡。

隊長在最後面催促着。

「快點走，快到××村了……」

天漸漸發了白，我們已經走過了××村，走到滹沱河來了。天亮了的時候，坐了民船渡河，到一個村落裏暫時休息。

隨後就得到一個東長壽車站發現敵人的消息。但是大家一切都不顧及了，都睡在鋪在地下的草上。

五 宿營

聽說西銅冶才是我們最後駐紮的地方。

行軍時間久了，一點點東西在身上也像很沉重。我肩上的那個裝文件的小綠箱子，實在給了我不少苦惱，幾番曾想把牠拋進路旁泥溝裏去。又行軍了一晝夜了。

路上的泥濘時常把我們的鞋子黏住，每一個人都用一根細麻繩子把鞋繫在腳上。

黎明，東方的天空顯露了一片銀白。黑黝黝的光影裏，泥路兩旁白裏的葉子匍匐着，芝蔴和高粱稈子也都靜靜的佇立在田裏；空氣裏濕合着些潮霧，把我們的衣服都侵濕了。我們這一行列隊伍，蛇一樣曲折着沿了這條崎嶇的泥路慢慢的移動，誰的身軀都像是幾千斤重的一塊石頭；過過小溪時，連跳的彈力都沒有。一個可喜的消息，在這隊伍裏傳流過來，說是前面便是西銅冶了。

這消息一傳過來，每一個疲乏的人都很興奮，睜開眼睛向着前面望，望見山下
下面一個村莊。

「離西銅冶還有幾里？」

一個患了痢疾的同伴問一個起早推着小車賣牛肉的販子。

「二三里——前面就是。」

那賣牛肉的轆轤的推着小車子，抹了一下鬍子，把車子停在路旁等我們過去，就又推起車子走了。

東邊的天空漸漸晃開了一道紅光，田野裏很潮濕，我們的鞋子都濕透了，褲鞋塗着泥。那患了痢疾的同伴，瘦個子，頭上戴着一個破草帽，手裏拿着一根白蘿蔔，是剛從濕田地裏拔下來的，用手剝着皮，露出那雪白的蘿蔔鞭子，就用嘴啃起來。我們從昨天吃過午飯，徒步跋涉了這一整夜，又飢又渴，看見了前面的村莊，大

家都高興了，都把精神振作起來，順着這條泥污的路往前邁進。

天亮了，這村莊伏臥在荒山麓角下，山峯是蔚藍的，瀰漫着些稀薄的霧氣。有些推車子挑担子的農夫從村莊裏走了出來。陽光照着狼藉的田野，樹葉子靜靜的掛滿樹頭，露珠像幾顆珍珠閃爍着光芒。進了村莊，在廣場裏已經有幾個農夫架起大鐵鍋來，燃着火給我們燒滾水了。他們把許多糞穢攪斷，塞到鍋底下去，白煙便繞着鐵鍋騰騰往上冒，鍋裏的水也浮了許多柴灰，熱心的農夫們用木瓢子往大碗裏澆，澆滿一碗水，就放在地下，地下擺了一片瓦器碗，像個販子似的叫着。

「老總們，辛苦啦，喝碗開水吧！」

這裏的農舍都十分簡樸，用茅草和蘆葦蓋起來的，四週和頂子都是抹的黃泥，門口是兩道土牆，安置一個荊條柵欄子，路溝裏蓄着水泥，後面我們拉給養和行李的牛車，緩緩拖了過來，滿輪子沾着泥在村街上停滯住了，牛疲憊的喘息着。

我們駐紮在西銅冶村裏，聽說要有一個時期的休息。我們四個人住在一家農家，這農家由一個老太婆管家，白天兒子和丈夫都上田裏去收割，老太婆留在家裏喂牛，一間如黑的房間裏，那頭牛時常在木槽旁擦擦軀角，嚙嚙嚙……老農婦扁着嘴巴，兩隻眼睛紅紅的，頭髮又黃又稀，端着一木瓢子粗糠，哧哧哧在牛槽裏亂攪一番，等牛吃飽了，就把牛牽出去拴在木椿上，她又回來餵她的母雞。

她替我們把一條炕打掃得乾乾淨淨的，鋪上一張蓆子，又把她的梳妝台上的灰塵打掃了一番。

牆上掛着一串破鞋，一席舊子破棉套和碎布條，一條板櫃整整佔去了房屋三分之一的面積。她家裏院子很小，兩邊的房子把天夾得只剩下一條藍空，上面搭着一架葡萄架，她說如果我要寫字，就在葡萄架下擺上一張桌子。桌子擺在葡

葡萄架下，葡萄蔓子和葉子十分蔭密，四週的牆壁上掛着許多紡織娘籠子，這是十分安靜的地方，幾天來的行軍生活使我們感到了厭倦，我們實在也很需要一個這樣安靜的地方來休息一下了。

炕上鋪了軍毯子，房裏十分黑暗，一個小窗子外面又擋着一座牆，房裏像一個深洞一樣，板櫃上放的那些爛東西也辨識不出輪廓來。

老婦人餓罷了她的雞們，替我們燒滾一大鍋開水，倒在盆裏端進來，熱氣蒸騰的充滿了這黑暗屋子。有兩個同伴在炕上睡着，老婦人把熱水盆子放在地下：

「先生們，洗洗腳吧！」

我們都坐起來了，看見她從板櫃上揀着一條破布綻，往熱水盆中擲去。我們四個把襪子扒下來，八隻腳黑得像鐵，往那熱水盆中伸下去，用手揀着水沖洗。

「這屋子太黑子，老太太。」

一個同伴給老婦人說。

老婦人却很不覺以爲然的，翹起嘴巴來說：

「這還是我們的好屋子啦，先生們，喔，你們看，莊稼房子那裏還講究光線，有一間茅茅棚子住就幸福了。不像先生們常住在大地方，看見我們這破房子一定看不慣的，喔，……」

她的腳纏得像兩隻肥溜溜的魚形梭子。我們問她如果日本鬼子過來了她怎麼辦？她說她要跟我們一起走，帶了她的雞，牛，一輛大車就可以把她家裏的鍋碗，衣服，一切傢俱拉完了。

「那麼，你們的田地呢？」

問到她這一句話，她却十分焦慮起來，田地是沒法搬走的。這時候她便拱起兩手，默默的新牆了。

天空中漏出閃爍的星星時，她的男人和兒子從田裏回來，她煮了一大鍋紅薯，一家四口人坐在院子裏一張小桌兩旁，抱着紅薯吃起來。

她男人是一個又粗又壯的高大漢子，雖然頭髮都白了，可是身體還很結實；兩個兒子，一個已經有十八九歲，另一個小的也可以幫助哥哥犁田下種了。

「先生，吃塊紅薯吧！」

老婦人端着一盞瓦器小燈，燈火像豆般大小，放出蠟火一樣的青光，把這一間黑暗的房子照得幽暗暗的；她的另一隻手抓着一大把紅薯，在桌上鋪上一張黃草紙，把那幾塊紅薯放在黃草紙上，還冒出熱氣，帶霧一樣的往上飛。我們謝了老婦人，每個人都抱起一塊紅薯來張開大嘴嚼。她的小兒子跳進來用手擦着吃過了紅薯的嘴，像一根木頭一樣柱立在他母親身旁，手裏還握着一個籠子，籠子裏的紡織娘子們囁囁亂叫。

頭說：

老婦人捏捏兒子捏出一團白鼻涕來，就往牆上一抹，敲着如小兒子的調

「看，看我們這個兒子，光會玩紡織娘子！地裏生活他才不好好作哩！」
低下頭去對她的兒子：「夥子，雞窩的門關了嗎？」也沒有牽回屋來罷？」

圓頭兒子用袖頭抹了一下鼻子，把籠子交給母親，叫母親替他餵紡織娘子，
他出去關雞窩門，牽牛回來。爹爹和哥哥飯量大，還坐在那黑洞洞的院子裏啃紅
薯喝菜湯。

老農婦談起話來，話就長了，她談到她家裏這一頭牛如何馴良，如何和藹，
她的小兒子也可以牽牠上碾坊拉碾，進磨房拉磨，駛牠駕車載貨載土，牠一點也
不傷害人，可惜牠年紀老了，拖車拉磨很吃力。幾次她男人提議賣掉牠換一頭年
輕的，但是她捨不開牠。每次牽牠上田耕種，她叫大兒子用牠拉犁。家裏餵了一羣

雞，每年下的蛋賣出去，做爲他們一年的零用錢。所以她也很愛惜她的雞們。她在家中的工作，就是餵她的老牛和養活她的雞們。

他們一家四口人，就完全賴了那幾十畝田地裏收穫的米糧生活。

「我的大兒子也快要媳婦啦！」

老婦人笑着說，抖擻着她的破衣袖子擦了一下紅頭鼻子。這時候她那身體強健的男人走進來，滿臉和藹的笑容，一對灼灼發亮的眼睛在青光下像兩顆鍍過金的珠子。

「別給先生們講你的媳婦啦，不害臊！」

「嘿嘿嘿嘿。夥子爹不願叫講，他嫌媳婦是一雙大腳哩！」

大兒子也跳進來，聽他們是在講他的媳婦，就又跑出去了。

那盞青蠟似的燈光，把滿屋子照得都是幽暗的，他們的鼻子和嘴臉都很模糊。

糊，只望得見臉孔上兩顆金珠子似的眼睛。

● 我們舒舒服服睡了幾夜，大部分同志是居住在一個小學堂裏的，把地下照例鋪了乾草，人就並排的往乾草上躺去。每天早晨都由值日官吹哨子點名，排隊到野外去跑步。

早晨的藍山是很美麗的，有煙一樣的雲彩攤流在山腰裏，楓樹的葉子都紅了，棗樹和柿樹的葉子也都變淡黃了，順着一條多樹木的溝，一直往前跑，赴着這美麗的晨景，多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

這天，剛剛望見窗戶上發了白，黑洞一樣的房子裏一些破爛物件也慢慢辨認出牠們的形狀。各處都很安靜，只有牆壁上挂的那幾籠子紡織娘子却聾聩的叫。隔壁老牛還在嚙嚙的磨牠的觚角。接着就聽見老婦人打開雞窩門放雞們出來，咕咕的叫着；老農夫喊兒子上田工作，這是每天照例聽見的聲音。

驟然窗子大亮了，黑洞一樣的房子裏放進一片白光，我們都很奇怪的坐起來，披上衣服，却聽見窗外牆壁上喳喳的響，一片淡紅的陽光照滿了一窗，房子裏通亮起來。我聽見老婦人在窗外氣喘喘的在掀動一片簾子，原來是她把遮風雨的簾子扯開了。

「先生們，快起來吧！你們要集合了。」

嗒嗒嗒……嗒……

一陣集合號震得窗紙發顫。我們都急急忙忙的穿上衣服，跑出去集合。

太陽升上來剛剛有一樹尖高，照着枯黃的樹葉子，各家房頂上晒着的紅棗紅柿。我們站成一排，接到出發的命令跑來收拾行李時，看見老婦人把她家裏的傢俱們都裝在牛車上了，最後把她的雞們，用麻繩綁起腿來，也裝在車上，牽出牛來飲了一桶水。她的丈夫推出小車子來裝了許多棗柿和糯米……

「先生我們可以跟你們一同走嗎？」

老婦人問我時，她的眼睛裏閃出淚光，用手掌撫摸着她那老牛，老牛飲完了水，張開嘴向天哈口氣，望着牠的主人們。

在出發的路上，我們的隊伍像一條蛇。我們回頭望見隊伍後面那些逃難的人羣，像一羣黑螞蟥似的蠕動着從樹林中走出來……其中便有老婦人趕着她那牛車，從黃土坡下面慢慢爬上來，拉着一堆傢俱，後面是她的丈夫，推着一輛小車子，兩個兒子拉繩，輪子吱吱的叫着。

在將近傍晚時分，後面的逃難百姓們都被丟遠了，而且礮聲已經聽見很近，後來我們再也沒有見到那老婦人和她的兒子丈夫，現在他們是不是給敵人殺死了，那便誰都不知道了……

六 病號軍上

繼續徒步了六七天，四個人都掛了病號，因為每天夜間行軍，到天將亮時才得到休息的地方，而且所得到的地方多半是破廟或醃醃坊，學校等地。地方潮濕得很，雖然鋪了草也總是潮濕的。白天只能夠有五個鐘頭的睡眠，想恢復一夜行軍的疲乏是不可能的。

到中午吃過一頓飯，到下午四點鐘行軍就又開始了。

我們挂了病號的四個人，就同大隊分手了，隨着傷兵弟兄們一同坐火車走。到了鴨鵝營車站，路軌上停滯着好幾列車皮，都是破爛不堪，有的被機關槍射穿了許多破裂的孔，裝載着貨物，蒙蔽着骯髒的油污縹布，搖搖蕩蕩蔽目標的樹枝。

這一系列客車上，人們擁擠得很滿，連車蓋頂上也都爬滿了人，因為車線是不

開，人們等待得很不耐煩，但是車頭還儘管從汽管裏往外瀰着蒸汽，一動也不動的停立着。天氣已經黑了，太陽落下了西山，西邊天空殘餘着一片淡紅的輝光。田野裏望不見一個人，棉花開放了一地，車站上沒有一個小販，打旗的在站台上匆匆的走來走去，旋了幾個圈子又折回站房去了。站房裏在急忙的旋轉電話的機輪，小銅鈴一陣發響，說話彷彿也很匆忙，一切都像很不安靜的情景；只有樹木和房子，還照舊是鎮靜的。

我們在站台上來回走了好幾遭，客車裏沒有一點空隙，裏面緊緊互相擠擁着的人，穿灰色衣服的佔大半。我們在一輛公事車門前擠上去，但是不到十分鐘，便又被車警把我們驅逐下來。在無可奈何中我們又向護路車輛裏哀求，那鐵面無情的憲兵毫不客氣的把我們推下來，一句話不講，驢咚一聲，便把窗門緊緊關閉住了。

我們每個人都攢了自己的行李和喝水吃飯用的鐵葉缸子，因為經過了七八天的夜行軍，衣服和鞋子已經破爛污穢不堪，頭髮和鬍鬚也長得挺長，每個人的貌像都像增加了十歲。夜色黑，四週的景物都漸漸模糊了，我們還沒有找到要坐的車輛，在站台上匆匆跑來跑去，最後我們拉住一個警察要他替我們找一塊地方坐了。

這警察黑帽子歪戴着，只把一條胳膊向列車的尾後一甩：

「那後面煤車上地方大得很哪！」

「煤車哪，那怎麼能坐呢？」

一個同伴皺起眉頭來說。

「煤車，一會兒恐怕也沒有地方坐了呢！」

他的手在空中是一條黑影，來回的擺動，表示這裏往南逃難的人民多得沒

法計算。

天上許多小星星像青蛙們的小眼睛閃爍着。房屋和樹木一片漆黑；車站的屏廊裏有人掛着一盞煤油燈走出來，在夜色裏是一團黑朦朦的光影，看不見提燈人的臉，只看見他的兩條長腿不斷的調換着邁動。

我們借着這一點光明，向着列車後尾走去，選擇了一輛裝了半槽的煤車，先把肩背上的行李捆拋上去，就爬着鐵欄杆跳上了煤車，把一張行軍毯展開來鋪在煤上，在露天下的敞車裏，揀了幾塊大的煤塊作枕頭，我們就睡在軍毯上，把一張薄薄的棉被蓋在身上，睜着兩隻大眼睛望着天上的星星。

天氣很冷，吹來一陣陣寒風，帶來一些濕霧，空氣浸透了這一層薄薄的棉被，我們四個緊緊的擁攏在一起，互相偎依着取暖。

坐在我們前面一輛煤車上，一家逃難的人，小孩子被凍得哭起來，接着便聽

見母親哽咽着撫慰孩子，父親也彷彿在嘆氣，他們都緊緊的依靠着車輛的鐵板，把頭縮下去，保護着那一個嬰兒。在他們身子下頭似乎墊着一把乾草，做母親的弄得身子下的乾草噓噓作響，扯出一把乾草來掩蓋嬰兒。

「哎唷，我的孩子，別哭了，哭得娘心裏難過，呵唷，呵唷……」
做父親的伸過手去，輕輕撫着嬰兒的背。

「你給他吃吃呀！」

「奶子沒了一點水，吃吃！」

女人雖然是生氣的說着，可是下面還擺脫不開話尾巴：「呵唷，呵唷……」

我扒着煤車的鐵板坐起來，鐵壁上的小鐵輪高高豎在前面，客車的篷頂上那一片黑壓壓的人羣也不斷發出來嘆息和哭叫。站台上不斷的還有逃難的人們搬着行李和小鐵鍋，來來往往尋找位子。

忽然噹的一聲，一張破桌子從空中掉下來，險些打中了我們的頭顱，我們都被嚇得跳起來，大聲的叫：

「誰呀？險些要了我們命呀！」

一個同伴把手電筒捏開，往站台下打去，照見是一個兇壯的兵士，身體生得挺粗實，紅色的臉色，眼睛在那一片蛙舌帽簷下發出銳利的光彩。他身下堆了一大堆破破爛爛的棹椅板櫓，一件一件向這輛煤車裏拋了上來。他一面工作，一面操了南方口音罵着：

「媽的：這許多爛東西拉他有啥用處？鬼要這東西，真想都丟那媽的……」

他身旁那一堆東西都擲到煤車上來，他唱着小調又回去運來許多破木箱，破門板子，又往煤車上一件一件擲來。

「老鄉，你留點心，我們這裏有人。」

「曉得……」

噹噹，噹噹，許多木棒子，破門板，一件一件都拋了上來。一直把這輛煤車裝滿了，下面還不斷有破板爛木頭運來，一個鄉下伙子幫助他往車裏裝，在車上堆起很高，又用細子攔了一番，老弟兄這一項工作才算告終。他氣吁吁的扒着鐵板跳上車來，解開胸前的紐扣掏出紙煙，一條白白的影子在我們眼前一閃：

「吃煙不？」

我們拒絕了，老弟兄便把那枝香煙在空中輪了半個弧形，塞進了自己嘴裏，擦着一根火柴燃着，把身子掉轉過來坐在一個破箱上。

「你拉這些東西有啥用處？」

我問。

那弟兄的頭顱的黑影在空中搖了搖，腳在嘴唇上的煙一閃一滅。

「哼，他媽的，都該進灶門的貨。依我早就把牠們丟掉，拉這些東西有啥用處呀？簡直都是些死狗皮，臭牛糞，可是副官長把它們看成寶貝一樣，走到那裏，拖到那裏，早就把我拖頭疼啦，哼……」

煙火一閃，光影中可以辨出他臉腮上生滿着黑蒼蒼的鬍鬚。把一隻腿翹起來壓在另一隻的膝蓋上，嘶鳴嘶鳴的又吸起香煙來。

「老鄉，你們是那一部分？」

他忽然問我們。

「我們是××游擊司令部裏的。」

一個同伴回答，同伴坐起來，半塊身子披着被窩，身上却被凍得抖着，嘴中嘶嘶的吸氣。這位同伴與這位弟兄攀談起來，談得彷彿挺高興。那位弟兄談到他們在火線上怎樣同鬼子肉搏，他怎樣用機關槍把藏在樹枝叢中的狡猾鬼子打中。

「你們寧怕飛機嗎？」

「飛機，在前線見得多了，就成了家常便飯，不怕了。」

「大概你們在什麼時候衝鋒？」

「大概都是在夜間，衝起鋒來才有意思哩，每個人的眼睛都是紅的，衝鋒號一吹真不知道什麼是死呀！有一次一營人上去就剩回十幾個弟兄來，敵人幾乎死光了。」

這時候，車頭嚙着噪孔嗚叫了一聲，一股白氣噴上去，一個紅綠燈在站台上搖着，綠面朝着火車頭，噠噠一聲震動，列車便徐徐開始移動了，列車上的人們都不約而同的抽了一口輕鬆的氣息，兩旁的樹木和房子的黑影慢慢往後退，遠遠的，遠遠的被遺棄的那盞漸漸漸小的綠燈，在後面顫抖，彷彿是留戀遠去的故人。車輪吼着鐵軌奏出有節拍的樂曲，兩旁的樹影一滾一翻的閃過去，在這樂

幽的聲音裏我又聽見前面一輛煤車裏那家逃難的一個孩子哭叫了。

「你可給他吃一口呀！」

男人咆哮道。

女人於是就放聲大哭了。

「你哭我弄死你，把孩子交給我，叫火車軋死他，爲啥叫他受活罪？」

女人的哭聲越大了。

這時候，坐在我們對面的那位老弟兄從身旁拾起一塊彷彿是破藤包片似的東西，披在身上，頭上也不知蓋了一件什麼東西，他的笨拙的影子在我們面前晃搖晃搖，彷彿是一個鬼。一會兒，我們同他談得很熟了，他談到他的家鄉在××地方，家裏還有老母親。他從軍已經有五年了，五年沒有回到××地方去過一次，現在他家鄉已淪亡了，他的老母親是否給日本鬼子殺死了，他在天天担心着。

於是他感到煩惱了，就又吸起煙來。

「同志，你看戰爭毀滅了多少人們的家庭啊！這都是日本鬼子的罪惡呀！」
火車呼嘯騰騰的開足了馬力，兩旁的列樹飛一樣刷過去，現在除了火車的
響聲，一切都聽不見了。

到車站了，在燈光下我發現那一家逃難的人緊緊貼靠着列車的鐵壁，那婦
人一叢蓬鬆的頭髮，握着一把漆黑的東西，緊緊的抖顫的握着拳頭。那男人呢，蒼
白着臉兒，懷裏摟着嬰兒，那嬰兒連動也不動了，——顯然他已經斷絕了呼吸。

「你冷嗎？吸一顆煙精神精神。」

坐在我身旁的那位弟兄又向我甩來一枝香煙。

我推開他的胳膊，却指示給他前面那輛車上的情況。他看見也呆了，手裏拿
了那根香煙也忘却了吸。後來這位弟兄爬進一條空隙裏蓋着一張破蓆子睡了，

在我身旁的那三個伴侶也都打起鼾聲來。

天下起霧來，把我們身上的衣服和被子都浸濕了，東方天空發亮時，四週給白氣包圍得很模糊。

七 赴涉縣途中

火車到達邯鄲車站，所有挂了病號的弟兄們統統下了車，在車站附近一個小村莊打了尖，住宿了一夜，第二天就又開始跋涉了。

受傷和腿疼的弟兄們，每個人都拿了拐杖，行走得十分緩慢，順着公路一顛一跛的移動，零零散散把公路拉得挺

汽車時常把公路上的塵土掃起來，給我們呼喚，我們簡直像混水中的魚一

樣，大家都把鼻孔塞起來，等到塵埃散去才痛快的呼吸着往前進行。

每走不多遠，一定有賣茶水和點心的小鋪子。夥伴中有一個最愛吃零碎食品，每經過一家小鋪子，他的眼睛注意的就是食品，一些花生或糖菓，買一些花生糖菓吃吃。

這裏漸漸走上山路來了，路上滿是沙土和石子，許多土人行路都是坐一架簡子，（是用兩匹驢子載着一個橋子，人坐在裏面，十分穩當。）原野裏十分荒涼，太陽把山地蒸晒得很熱，大家背部都溢流着汗。

又走到一家小鋪子前面了，那位好吃零食的夥伴就坐在小鋪前面的板櫈上，眼睛向着小鋪子裏望。我同兩位夥伴也都坐下來。

買一些瓜子和糖吃着，喝着茶。小鋪的窗子裏插着一叢筷子，幾把酒壺，火爐上蹲了幾個呼呼吼叫的水壺。

老關車出來，問我們說：

「先生們，吃麵條嗎？」

我們都搖搖頭，付了她水錢，就又開始往前走了。

在武安城附近東竹昌宿了一夜，第二天我們便到了午汲，等大隊的到來。

午汲鎮位置在山地上，我們住在一家農家，把行李攤在坑上，房裏充滿着草糞的氣息，放着狼藉的破棉衣被，我們坐在坑上休息時，一位老太婆進房裏來問我們是什麼軍隊？我們十分詫異這婦人的行動，她說話總是笑着，看她的樣子彷彿有幾分神經病。她說話我們不十分懂得，眼睛是斜的，嘴也有幾分偏。

「婦人，」我們喚她：「你問我們那一軍有什麼事？」

她又是笑着，牙齒露出很長來，黃垢的顏色，滿是污穢。

「我的家在吉林哪！」婦人說：「我只有一個兒子，到現在沒有下落。」

「你的兒子幹什麼？」

我們問。

那婦人現在却是勉强的笑着，衣襟有點發抖，她用手背擦一下鼻子。

「我兒子，他當義勇軍哪！」

「哦！」

我們都驚愕起來，誰都想不到在這樣荒僻的小鎮市中居然還隱藏着一個義勇軍的母親哪！我們都用驚奇的眼光望着她——這位戰士的母親，她的臉很瘦，很乾枯，兩個顴骨突出很高，額部給頭髮掩遮着，頭髮是黃的，蓬鬆得像雜亂的樹枝。

「你幾年不見你的兒子了？」

我們問。

「哦，六年了。」

她伸出一滿把掌的手指，又加進一根手指上去。她的眼睛驚奇的也對了她自己的手指發怔，很久，彷彿是她對於她的這六根指頭用得次數很多了。

「六年了？」

我們也這樣叫着。

「可不是嗎？六年了，我們的家鄉也這樣淪亡了六年了。」

那婦人說。

「他有信寄來嗎？」

「信嗎？寄來過好幾封，都在我家裏，這裏是我娘家，不過這裏還有他一封信，還是幾個月前新寄到的。你們看看吧！」

說着，她就開了板櫃，翻出一個包袱，解開包袱，又翻出一個小包，包得十分

結實，當她從那個小包袱中拿出那封信時，那封信已經給她揉擦得起了毛，破爛不堪了。

信裏是這樣寫的：

「母親：

我們在荒山裏住了十幾夜，這裏樹林和荒草都很高大，還可以隱藏身體，不容易給敵人發現。

聽說祖國全面抗戰已經開始了，當我們獲得了這個可喜的消息，我們是如何興奮啊！我們真快樂得手舞足蹈了。媽媽，你時常說我是個小孩子，小的時候在騎狗好騎狗的後子最容易破褲檔，現在我們可以騎日本馬了。因為前天我們在××地方截得日本軍官一匹白馬，騎馬大概就不容

易破襖襦了吧！

看，寫着寫着對面又有了槍聲！但是我們十分快樂，我們在這裏慶祝着祖國抗戰的勝利！

兒字×月×日

婦人呆呆的站在旁邊等我們一個字一個字讀完這封信，她又笑着，露出她的黃垢牙齒。

「你的家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住在離這裏二十里一個村莊，九一八那年我們逃了出來，連我娘家的人也是那年逃出來的。誰知道能夠逃到這裏住下來呢？我們到這裏已經有五年光景了。」

「五年了嗎？怎麼維持生活的？」

「我就住在我這娘家呀！」

婦人又笑着，她的笑是給大的刺激造成的。她把那封信又小心的包在小包袱裏，再包進大包袱裏，包得十分嚴密，彷彿恐怕誰把她兒子的信偷去似的。

她包好了，又放進板櫃中去，鎖起來，回來又是笑着，呆望着我們，最後又問我們：

「先生，他信裏說的啥？」

我們把信中的話報告給她；她就不再笑了，彷彿想到一個極遠的世界裏，眼圈兒紅了。後來她問我們由那裏來，往那裏去，作什麼，我們把抗戰的情形告訴她，她才高興了。

「不要害怕，你的兒子不久就可見面的。現在是全面抗戰了，等到你的家被

我們收復時，你還可以回到你的故鄉去。」

老婦人又笑了，彷彿把一切苦痛都忘掉。窗外是個驢圈，兩匹驢子忽然高聲鳴叫了起來。接着聽見外面一個大男人出來餵驢子草吃。一會兒，那男人也走進來，嘴中咬着一枝旱煙袋，一面吸着，一面就坐在板櫃上。

婦人說道：「男人是她的哥哥，親哥哥，滿腮長着黑蒼蒼的鬍鬚，眉毛也很長，眼睛凹下去很深。」

「老先生，有多少年紀了？」

老先生正要開口答，不料却被喉嚨裏一塊痰把呼吸塞住，於是就咳嗽的咳嗽起來，幾口白痰吐出來後，這才說出他的年歲：

「快六十了。」

哦咳哦咳……

又是一口白痰吐出來。

老婦人替他捶着脊背，幫助他把喉嚨裏的阻礙物都咳噴出來，老先生才坐穩了，深坑裏兩個眼睛灼灼發光。

這位老先生也談到他的外甥，在××地方當義勇軍，他是一位大學生哩，過去在北平某大學上學，從九一八發生以後，家庭中沒法供他上學，這位鬥士便加入義勇軍去了。

老先生一面講，一面就又咳嗽起來，兩顆發閃的眼睛珠子一樣向我們望望。

「先生們，你們是什麼軍隊？」

老先生問。

「是打日本的。」

一位同志回答。

「哦，打日本的……」

老先生笑了，滿臉裂開許多紋溝。

「先生，在地圖上看，日本那麼小點，他也能把中國欺侮，中國多麼大呀，如果給他打起來，怎麼會打不過他呢？」

老先生發出了議論，用手梳着鬍鬚，眉毛，頭髮。那位婦人現在靠着牆，聽着老先生的講話，彷彿很得到安慰。

這天晚上，婦人幫助我們煮飯，爐火安置在一個夾道裏，搭了一塊蓆子作天棚，爐火熊熊的，婦人替我們把鍋中水煮沸，替我們壓麵條，把麵條放進煮沸了的鍋中，煮熟了，同志們都來吃。

我們十分感謝她——那位婦人，吃過了飯，她又替我們沏茶，……

因為這許多日子的行軍，把我們累得都十分疲乏，這天夜裏能夠得到坑睡

覺，我們感到太幸福了。

第二天早晨，太陽升出來，號聲便將我們催起來了，老婦人早已經起來替我們預備早餐了。

在午汲鎮大街小巷都是我們隊伍的給養車，行走的都是穿灰色衣服的新兄弟們。

吃過了早飯，集合號吹過，就要出發了。我們又打好行李，同那位戰士的母親辭行時，她却哭了，她彷彿願意我們長久在這裏住下去。

我們的隊伍排好了，她在爲我們祝福：

「祝你們健康，勝利！」

我們的隊伍又開始像一條蛇似的蠕動着往山路上進發了，同戰士的母親分別了。

x x

x x

x x

這裏的山路更難走了，上山下坡的路徑也更多，光滑的石子鋪着路，我們的腳時常給顛簸着，但是和道路鬥爭着的諸位同志們並不畏懼，每個人的肩上幾乎都揹了行軍袋或灰色籃子，撐了一根木棍，慢慢的行進。

山，遠處近處都是山，層層疊疊，形狀也複雜多。

大家的希望就是很快的到達涉縣。據說涉縣位在深山當中出產柿子最多，同志們盼望到了涉縣便可以吃柿子了。

「涉縣四週都是山。」

一位同志說。

「那麼到涉縣是不怕飛機轟炸了。」

另一位同志說。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都講起涉縣的優點來，因為涉縣是我們最後目的地了，在那地方要預備住一個長久的時期呢。

山路上時常發現架窩子，據說這裏有錢的商人才有坐這種架窩子的機會，因為他們出門販賣貨物，往往行路很遠，所以他們時常坐了架窩子在山路上走來走去。

這裏的山路更難走了，山下形成一條很深的溝，山腰裏這一條路都是光滑的沙路，走起來十分吃力，我們這一羣簡直像一羣駱駝了，踏著沙路，每走一步沙路上便遺留下一個足跡，風吹來，黃沙漫騰起來，大家的眼睛都睜不開了。

走得疲乏了，有同志便提議唱一個歌子，於是大家都震起了乾燥的喉嚨唱起來：

向前走，別退後，

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同胞被屠殺，土地……

……

迎着沙風，大家都唱起來。我們的歌聲震動着山野，荒村，雷一樣的叫着，於是大家的疲乏都給震散了。

山野裏雖然荒涼，這時候大家也並不感到荒涼。幾位女同志也十分強健，和男同志一樣奮勇的徒步走。拉給養的車輛在後面，一行列，慢慢的行走……

「到涉縣還有多少遠？」

我們問一位行路的百姓。

「快了，還有幾十里地。」

百姓答着就走過去。

「明天，無論如何可以走到吧！」

一位同志說。

「明天走不到有後天哩！」

另一位同志說。

大家談着話，談厭了，就又唱起歌來，歌聲傳遍了整條的隊伍，震動着山野。

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

歌聲漸漸停止了，山野裏才又漸漸復恢復了寂靜。這一條長大的隊伍繞着山路彎彎曲曲慢慢的向前進行……

戰地報告叢刊

青年們參加抗戰部隊的活躍，游擊隊的成長，在敵人佔領區域中的抗日活動，農民的抗日活動，工人的抗日工作，戰地服務的概況，以及婦女參加宣訓工作的諸般情形，對於戰地方面的報告，可以說十分週全。讀者們不僅從這套叢書中，看到戰地中一般真情實況，且可瞭解一般人所不熟知的材料。凡關心抗戰士女，文藝愛好者，均應人手一編也。書目如下：

碧野：	北方的原野
田濤：	黃河北岸
張慶霖：	在西戰場
姚雪垠：	戰地書簡
李輝英：	軍民之間
張聞：	中華女兒
曾克：	在湯陰火線
師田手：	背叛祖國的罪人
黑丁：	沁河岸上
石光：	魯北煙塵

本叢書共十冊，均係在戰地工作人員之忠實報告。執筆者，又均為關心文藝的工作者，從這套叢書中，可以看見戰地中一般士兵的抗敵生活

漢口：交通路 總店

廣州：漢民北路、梧州 大中路

重慶：武庫街、宜昌、二馬路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黃河北岸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二十日（漢）初版

發行額：五〇〇〇冊

著作人 田 濤
 發行人 張 靜 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廣州 梧州 重慶 宜昌 上海
分店：	武昌 長沙 成都 西安 昆明 桂林 柳州 貴陽

每冊實價二角

57.83
78.60-
2

\$0.20